

※日本考證學研究專輯※

## 考證學概說

中山久四郎著 連清吉\*譯

興於德川時代之儒教漢學，大體以程朱學爲主，分陽明學派、古義學派、復古學派、古註學派、折衷學派等諸派。考證學風有深淺精粗之別，亦通行於諸派者也。而此學風，受近世中國諸影響中，學術關係之一事尤可注意。

中國學術因時代而各有特色。儒學創始於先秦之後，兩漢之訓詁精於記誦，六朝之清談競於詞章，唐之詩優於前後，宋之性理爲學風之新，各發揮其特色者也。而至明末清初以後之近世中國，編纂考據之博且精，尤以考據學（又稱考證學）之盛爲其特色。大田錦城《九經談》卷一曰：

經學古今之間有三大變。……有漢學焉、有宋學焉、有清學焉。

漢學在訓詁、宋學在義理、清學在考證之注意者，得其要領也。安積良齋《良齋問話》卷下曰：

聖人之政，至數百年之久，則流弊生、人情厭者，勢之所然也。不能不因隨其時而變革。……學問亦有似是者。隨世變易者，自然之勢也。……（此間論漢、唐、宋學風之變遷）至明，此學（陽明學）盛而其流弊之甚者，過於朱子之學。然陸稼書、呂晚村之徒揆擊陽明，云滅明之天下者陽明之學，則激論太甚。而陽明自得之妙，非後學之所宜輕議。是又宋學之一變也。至清，顧炎武、毛奇齡、朱彝尊、閻若璩、胡渭、江永、萬斯同之徒起，唱考證之學而學風又一變。是亦似有自然之勢也。朱子雖千古之大儒，宋季以來奉其學之諸儒……朱子註解之書雖精詳，漢、唐諸儒之注疏，老、莊、申、韓之諸子，班、馬已來之歷史者，未見深涉獵。讀其所著之書，不知眼前出典考據，強爲其說，往往有發一笑者。則豪傑之士不甘屈其下，更思立一赤幟，亦一概難謂無理。故顧

\* 連清吉，長崎大學環境科學部文化環境講座副教授。

炎武、閻若璩、毛奇齡、朱彝尊之徒，精究朱學之力所不及，以考證為主者，亦非自然之勢耶。

說得稍詳。又那波魯堂《學問源流》中：

清朝之學，博讀經史，不墜駁雜，不泥理窟。各就其事，考合諸書眾議，明是非之正當，以得程、朱之真為旨，往往有勝元、明諸儒之說處。陳廷敬、顧炎武、萬斯大、徐乾學、朱彝尊諸人，其選也。清人之著書有益者多。昔無此書時，無而濟，今則不可不讀。

說清儒之學風，稱讚清儒簡明。又讚美清儒之言，大田錦城曰：

然與得明人之書百卷，不如清人之一卷也。（《九經談》，卷一）

亦可見之。清朝學風之說明及稱讚清儒之事，略以上記而知之。

其次綜觀近世日本德川時之學風。慶長、元和以後之第一期七十年，雖儒林多士，亦以信奉程、朱或陸、王之說為常。又當時之學風，經學、詩文未分二途，未有專於詩文者，書籍亦少，專門考證之學未興。

近世中國學術於此時之影響者，以朱舜水來歸投化為最大。舜水雖為明朝之遺士而非清人，其歸化我國者，萬治二年（清世祖順治十三年），其來歸時，為清代明而興也。也就是說：若無清朝之興起，則無此事也。舜水之裨益我近世儒學之主要事蹟，有(一)為水戶義公之師，與水戶學風之開發功多。(二)安積艮齋出於其門下，促進水戶修史之文運。(三)作楠公碑陰文，明大義名分而使人心知所向。(四)安東省庵先於眾而師事之。(五)木下順庵屢往問道。(六)鵝峰之二子，林梅洞（春信）、鳳岡（信篤）兄弟亦請教之。(七)山鹿素行之素行之號，得自舜水。(八)應加賀松雲公前田綱紀之需，或讚櫻井驛訣別圖（碑陰之文即是也），或為松雲公選定綱紀之名。(九)遺《舜水文集》、《舜水朱氏談綺》之著述。(十)遺湯島聖堂建築之模範<sup>①</sup>。其及於名教學術之感化影響正且大，不要詳述而自明也。

與舜水同時代而投歸之明末人，陳元贊也。元贊之拳法傳來及詩學上之功，有

<sup>①</sup> 舜水設計之聖堂建築之模範，詳記於《舜水朱氏談綺》卷之中、本末二冊。寬政八年十月，將軍家齊時，有湯島聖堂大成殿改造之議，幕府命林衡（述齋）制定新廟之規模也。又朱舜水嘗為德川光圀製作聖廟模型（木造）。把尚留在水戶的模型送往江戶，研究其構造，新廟之體裁，大體因之也。同十一年新廟建成，爾後至大正十二年存在。一百二十五年間，存續輪奐之美而為文教之中心。同年九月一日，為大（地）震火災燒燬，大為遺憾。

可記述者，本章為經學方面之儒學，尤以考證學傳來影響之論究，故不言及之。

朱、陳二氏外，明末清初中國人之歸化者不少。其感化影響雖亦多，屬宗教、醫藥、美術、言語等方面者，本篇亦不記述。

雖然，滿人之清朝滅亡漢人主權明朝之結果，使我國又得吸收新漢人種中國文化之一大機會。不悅食清朝稷粟之明遺臣陸續來舶投歸我國，朱舜水等以諸般學術技藝傳播於我國。德川時代初，入新泰平世之我國民，由明末清初之鄰邦供給新國家經營建設所要種種資料之當時事情，宜特筆附言。而近世中國學傳來之影響，亦始動於如斯時世。

然而於德川時代清儒考證學風之流行者，雖中葉以後之事，略述其初期以來之學風，以明至考證學風盛行之事情也。

德川時代初期之儒學，概信奉宋學，或甘於服從者。慶長、元和以後，經七八十年，及德川四世家綱時，伊、物二子（仁齋、徂徠）前後出於世，思想獨立，為研究考證之先驅，獨創性研究始興。徂徠遂出《度量考》、《葬禮考》、《樂律考》、《滿文考》等考究性著述。又如貝原益軒之篤實謹慎學者，亦起懷疑思索之念，其晚年著《大疑錄》而不盲從宋儒。我國儒學界之生氣漸有可見者。以上為第一期。「此疑在人間、天無疑」者，謠曲〈羽衣〉之言，人間人之猜疑，固所忌者；然研究上之疑問質疑則必要之事。唐劉知幾《史通》有〈疑古〉一篇，宋王柏有《書疑》、《詩疑》之著述。疑問質疑者，知識精進之一步也。益軒有《大疑錄》之著，絕非偶然也。疑則考，考而求證，終成考證學風也。

此後約七十年（貞享、元祿、寶永、正德、享保、天文、寬保、延享、寬延年代，即綱吉、家宣、家繼、吉宗、家重時代）為第二期。此期之初，有好文崇禮之將軍綱吉獎勵學術。於儒學界，伊、物二大家之外，木門（木下順庵門下）之師弟，崎門（山崎闇齋門下）之諸子，水戶藩之君臣，林家之官學，各據於一方，領眾聚人，多士濟濟，研究討論，辯難攻擊，見人文活動之高潮盛況。加之富永（仲基）之獨創，三輪（執齋）之王學，秋山（玉山）之修辭，亦各有為一世之珍者。桂山彩巖雖自林門出而以長於考證有名。又木門諸子中，新井白石尤長於比較歷史學，批判考證之論著不少者，世間周知之事也。

要之，第二期文華燦爛之美觀，與時勢發展之盛運共相照耀也。

自寶曆、明和，經安永、天明而至寬政、文化、文政（即家重、家齊時代）為第三期，約八十年也。至第三期之初，前期之老儒碩學漸去世，又無新稱霸之大

家。諸學派之末流，論難之極；互軋轢而各立黨，至所謂門戶之爭。又詩文之流行洽於全國，詩鈔文集之刊行逐年而盛。欲於儒學（尤以經學）新成一家者，不可不興新學風。於是，以標榜公平態度，不陷門戶固陋為旨而稱折衷學派之一派者，以諸學派軋轢之反動而新興，終成考證學風之流行也。

然可謂之為折衷學或考證學之萌芽者，發生於第三期以前。山崎闇齋有屬此學風而不為所知者，其著述《經名考》、《本朝改元考》、《四書序考》之書名，即可窺知其有考究之學風。伊藤東涯之博洽精緻而親於考證學風者，以《釋親考》、《助字考》、《周易義例卦變考》、《沿革圖考》、《周易傳義考異》等著述書名而可知。新井白石之博識而富考證之史論，上述有之。物徂徠兼採諸學諸說而擇其長，且有如上述考究性著述，則為折衷學或考證學風中之人。且徂徠門中，太宰春臺有《律呂通考》，宇佐美瀧水有《文變考》、《辨道考》、《辨名考》、《絕句解考證》、《絕句解拾遺考證》之諸考，山井崑崙有《七經孟子考文》之著述，物觀有《衡考》之著述及《七經孟子考文補遺》，物金谷有《近思錄考》、《漢儒傳經考》、《樂律考證》等著述，徂徠一門亦有不少考究或考證性研究而不可輕視也。

逮及第三期，片山兼山、井上金峨之以折衷考證學為本領者出。

第三期初，即寶曆時代學派軋轢之弊及至金峨唱折衷學之事情，由《先哲叢談後編》卷七〈井上金峨〉（原書作井金峨）可窺知之。金峨之學不偏主一家，廣博涉獵漢、唐、宋、明之書，取捨折衷而選擇穩當者之學風，頗為當時學界所動。《先哲叢談後編》卷七有如下之說：

關東之學為之一變。近時所謂折衷家者，若豐島豐洲、古昔陽、山本北山、大田錦城等諸家，皆以經義著稱，其實皆興起於金峨之風焉云。

劉惠（子仲明，號藍溪，多紀氏，江戶人）〈金峨先生墓碑銘並序〉曰：

大抵取捨訓詁於漢註唐疏，折衷大義於朱、王、伊、物之間，而其所持論，闡發孔、周之道，匡前修之不逮者云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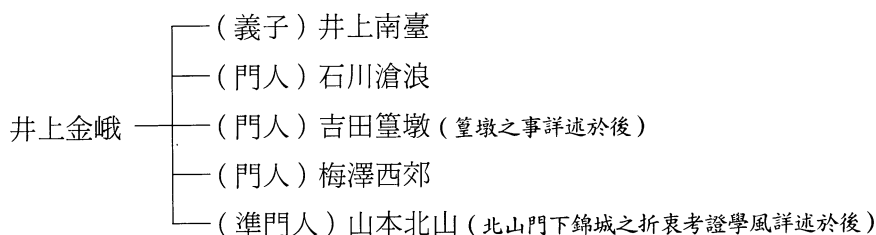
《續諸家人物志》（青柳東里著、東條琴臺閱）卷上〈井金峨〉亦有以下之論：

始入學井蘭臺之門，後成一家之言，稱折衷學。其學取捨漢、唐、宋諸儒之經說，從善者而不專守一家之言，故曰折衷學。……江戶文學為之一變。護園之學漸衰者，依此人之斥非也。

金峨之著述有《經義折衷》、《周易彙考》、《論語集說》。其義子南臺有《經義

折衷考》、《經義緒言考》等著述，自可得知金峨父子之學風為折衷考證者也。

金峨門下名士頗輩出。今特以折衷考證學而有名者，表列於後。



井上南臺之事，既一言之。石川滄浪於金峨死後，與南臺合力，講折衷之學，繼述師說，據傳金峨門人半從此人（《續諸家人物志》，卷上）。又梅澤西郊有《韓非子考》、《荀子註考》等，可謂明繼師風者也。

與井上金峨大體同時代之片山兼山之《論語一貫》出版廣告曰：

先生者近古最一之考證家而有清朝諸大家之影響。一洗元祿、享保之學之誤謬而為一家之學。

亦可為當時考證學傾向之一例。

又與井上金峨同時代而年紀稍長之那波魯堂雖屬宋學派，其著《學問源流》，推崇清朝考證學者之長處。是亦可謂顯示當時之傾向。

金峨門人中，以考證學之首唱而尤有高名者，吉田篁墩也。

篁墩之學風以其著述有《經籍考》、《活版經籍考》、《足利學校書目附考》、《論語集解考異》等考證研究之書而得窺知之。文政九年，東條琴臺作篁墩著書《近聞偶筆》跋文，曰：

篁墩先生家世業醫，至篁墩，始為儒。左袒漢、魏傳注，首唱考據學於安永、天明之間。平生好合古鈔數本，比對校勘四子六經。其所著述總若干種，特《論語集解考異》、《經籍考》二書，考證明微，持論詳密。蓋我邦人所未曾有，而皆為有識者所稱。近世之人爭搜珍編奇冊，如崇奉唐、宋古鈔影本者，實篁墩為之嚆矢云。

又文政九年，塘它山亦作《近聞偶筆》跋文，曰：

篁墩先生首唱考據之學，以率後進，旁以鑒識博通稱。距今數十年，其人既騎箕尾，而今稱好事者流，蓋由先生早啓步徑而進焉。

見之而知其大體。篁墩之著述有《經籍考》、《活版經籍考》、《足利學校書目附考》、《論語集解考異》等考證研究之書。以上可得明其學問之所以。又《論語集

解考異》每葉特記「倣倣乾隆聚珍版式本」，愈明其倣倣清朝學風之態度。

篁墩如斯學風，蓋由彼平生鑽研清朝儒者之名著而起。其觀感散見於著述中，舉其一例，則《近聞偶筆》卷四記有如下之言：

清代諸儒著述如林，各個名家，就中卓爾傑作，吾得三書。考據賅備，援證探討，不遺餘力，盧文弨之《校汲冢周書》是也。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純乎漢、唐之舊學，余蕭客之《古經解鈎沈》是也。涉遠履險，見聞詭異，議論精到，文章瞻新，椿園之《西域見聞錄》是也。

篁墩如何崇好如清盧文弨之考證精備之學風者，由其門下有非純然學者之一書賈，繼篁墩之志，翻刻盧氏之書而可得知。其事於《近聞偶筆》朝川善庵〈序〉：

書林老泉奉教於篁墩，深信其學。篁墩歿後數年，獲盧文弨參校宋本《經典釋文》及《考證》合三十冊，捐貲翻刻，以惠同好，繼其志也。

可得知老泉即寶曆時代，於江戶神田佐久間町開業之書肆慶元堂主人松澤老人（通稱和泉屋庄次郎）。以書賈好學，尤信奉篁墩之學風，補遺清顧修《彙刻書目》，著述《彙目書目外集》，又著《經籍答問》及《老泉漫錄》等，洵篤志之人也。如斯書賈之出於世者，畢竟可見篁墩等崇好清儒考證學風流行之一影響，又可見篁墩等斯學首唱之熱心而感化使然之故也。

先是，於新井白石之時，亦有唐本通之書賈者，如此松澤老泉有專家好學之風之書賈，可謂稀有也。新井白石曰：

《一統志》之板，只一板也，或二三板也。此事當時唐本屋清兵衛早世，故知者存者無之，則未分明也。（《白石先生手簡》）

德川時代初期書籍甚少，中國著述亦稀有。世運發展，文教進步而書籍之刊行漸增，唐本舶載而來者亦漸多。篁墩青年時代之寬延年間，於寬延四年（改元寶曆元年）《唐本類書考・題言》：

特別是近年明清之書航致崎（長崎）港部數，真比計恒沙猶難。

可知舶來唐本甚少之狀況。及篁墩老年時代之明和年間，於明和七年，於南川維遷《閑散餘錄卷上・序》：

近年唐本多渡，私版亦年年多出。

中國著述之自清國舶來者益多。據歿於寬政元年（篁墩近於晚年）之那波魯堂之《學問源流》，當時「華舶載來」書籍，「一書送五部、十部」，而「清人之著書有益者多。昔無此書時，無而濟，今則不可不讀」。時勢蓋如此，篁墩亦云：

唐陸博士（德明）《經典釋文》三十卷。清納蘭成德《通志堂》刻本。前年海舶多齋販，價亦低，銀參拾錢，可得一部，人易於藏棄。（《近聞偶筆》，卷一）

星鳳樓帖。從前罕別本，明和、安永之間，唐舶多齋致法帖，絳帖及此帖更多。（《近聞偶筆》，卷二）

有此實況，則篁墩等亦受上述學風變遷及文運移之感化影響，長崎唐舶輸入近世中國考證校勘研究名著益多，以廣博閱讀，遂成考證學風崇好之儒者。蓋當時儒者，信道學性理者就朱子，喜直截簡當者往陽明，好精緻核實者歸考證，而篁墩者，尤以考證明微，持論詳密而優者也。茲抄錄《續諸家人物志》卷上〈吉篁墩〉條，以終此一節。

入金峨之門，以博洽聞。自中年專奉古注疏，始唱考據之學。近世奉清人考證之說者於此始。又平生好集古鈔本，校勘四子六經，處處搜索宋、元影鈔本而顯於世。至方今，人人皆稱宋版元版，尊古鈔者，由此盛也。蓋以前雖不無宋、元影鈔本，世人未知珍重也。其學主清人惠棟、盧文昭等校勘精密者而不好辯駁。然可謂裨益後世不少者也。

雖簡單之略傳，琴臺校閱之《人物志》者，可謂體得篁墩學風及其與清儒之關係，蓋得其要領者也。然刊本有誤清盧文昭之「昭」字為「昭」者。

與篁墩師井上金峨同時代或稍後者，有皆川淇園、巖垣龍溪、山本北山、龜田鵬齋及村瀨栲亭諸儒。其學風大抵類似金峨，又多少有清朝學者之風。又欽慕篁墩之學風而揚學名於文化時代者，有東條琴臺、塘它山等可稱。其他此時好校勘、考證、鑒識之學者，不可不謂皆好篁墩等學風者。

山本北山頗特出，《續諸家人物志》卷上稱：「井上金峨服折衷之說，受其誨督。」著《古文尙書考》、《三禮古器考》、《文事考》、《詩事考》、《北辰考》、《學術淵源考》、《學派考》、《衣冠考》、《錢帛考》、《養老考》、《文事證據》等考證性著述。其門下有僅以十七歲而歿，然著考證精博之《經子遺說》之夙慧神童小川泰山。大田錦城出，錦城尤傾於清儒折衷考證之風。《續人物志》卷上曰：

大田錦城……始學於北山，以經義著稱。……其學取捨漢、宋諸儒之經解，加以清人考證，以專講經，一時風靡。所謂折衷學者也。

又藤田一正〈錦城先生大田才佐墓表〉文中，曰：

先生博學，百氏之書，無所不讀，而尤長於經術。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沈潛反覆，參互錯綜。考證之妙，多發先賢所未發。……其漢、唐、宋、明及近時清人與我國諸儒之說，會萃演繹以歸諸至當而止。

皆可謂以記錦城學風而得要者。而其著述，如《周易比例考》、《毛詩六義考》、《毛詩六義續考》、《論語名義考》、《三論異同考》、《荀子考》、《海寇事略考》、《左傳補考》、《藝苑折衷》、《論語作者考》等，由書名即可窺知其為考證折衷學者。其《九經談》，錦城著作中之尤者，如上記，彼於此書卷一說：「得明人之書百卷，不如清人書一卷。」且於《梧窗漫筆後篇》卷下曰：

近世清人有三才子，紀昀（曉嵐）、趙翼、袁枚（子才）也。……紀昀校正《四庫全書》，為大博識家。趙翼作《陔餘叢考》、《二十二史劄記》，為史學家。袁枚為文學家也。三人皆有卓出時輩之見解，故不為經學也。讀《劄記》之書，則明趙翼存亡興廢之理，非拙劣經學家之可及，亦可謂史神之人也。

又《梧窗漫筆三編》卷上，讚美趙翼《陔餘叢考》之考證明確，宜為「坐右必貯」之「一部好著」也。錦城極敬服清儒，如世稱名著之《九經談》，其要點則多取清朝諸儒之說。當時中國著述舶來雖不少，於最新良著難以入手之時，錦城幸得比尋常人早接觸之機會與便利，比常人早閱讀之，不可不謂有假之以為己說之嫌。可謂似譬諸現今有西洋語學之才者，不無或假歐美大家之新說，自號創見，以誇世人者之類。事實上，錦城之學，據清顧炎武《日知錄》、朱彝尊《經義考》、毛奇齡《西河合集》、趙翼《二十二史劄記》及《甌北全集》等清朝名儒之說頗多。

於錦城如斯態度，古人既批難之，甚或有冷笑痛罵加之者。《妙妙奇談》雖為俗書，亦文政年代有奇警之書。其卷下第六回〈現心地獄相〉章，評論錦城學風，且載一幅插畫，於放入《經義考》、《日知錄》、《亭林全集》、《甌北全集》、《二十二史劄記》、《丹鉛總錄》（明楊慎撰）等諸名著之書篋上，似錦城者股跨之，橫出一足，右手置於額上，有遙望世上諸相之狀。即諷刺錦城之依恃清儒者。同書於錦城學風，更露骨說明曰：

踏破階子皆古人也。日本有仁齋、徂徠、太宰、南郭，唐山有漢後諸人，近之清人有顧炎武、毛奇齡、閻若璩、朱彝尊等也。先生以右之人人之發明為踏臺（臺階），自登樓上也。（第七回〈蛆蠅作奇詩〉章）

我國近世以經學自尊大，前有太宰春臺，後有大田錦城。如斯冷評痛罵，錦城亦無顏色。信夫恕軒《恕軒漫筆》有痛罵一節，欄外記小山春山之評語曰：



錦城每喜罵詈先儒，不似君子之口語。今亦為吾兄所罵詈。所謂出于爾還于爾者歟。

可謂評得妙極。然《續諸家人物志》卷上，稱錦城「自寬政中，卓爾以經義鳴世四十年，堅確而不敢抗之者，實近世所稀也」。又文政七年刊《諛草小言》卷一，謂：

大田錦城考證之學，其精細可感。

又清光緒癸未（光緒九年，即明治十六年），清楊守敬序《先哲叢談續編》曰：

三百年來，……其學術亦凡三變，其始林道春振洛、閩之緒，其繼物茂卿拾王、李之唾，其後大田元貞、狩谷望之循漢、唐之規。

亦有為和、漢所稱之點，實非凡之儒者，蓋不可爭也。不免於評者，蓋有如藤田一正之〈錦城先生大田才佐墓表〉中「名之所在，謗亦隨之」之言。所謂毀譽褒貶相半之類歟。

錦城之學風，於儒者以外亦傳。寬政、文化時代之醫官多紀元胤，少時學於錦城，遂做清朱彝尊《經義考》而著《醫書考》八十卷。此實因元胤之父桂山亦與鵬齋等同學於井上金峨，長於考證而傳家學，於錦城學風之及於元胤之感化影響，可謂亦有與力也。（參照《事實文編》第三所載松崎慊堂之〈醫官法眼柳泚多紀君墓碣銘〉、龜田鵬齋之〈桂山多紀先生墓碑銘〉）

上記清楊守敬序文所稱狩谷望之（號掖齋）之出於學界約後於錦城十年。其忠實於清朝名儒考證學風者似錦城，其研究之真實熱心態度則優之。因有人或以掖齋為考證學之祖。如喜多村香城（德川幕府時代末，頗富聲名之栗本鋤雲之兄）《五月雨草紙》曰：

文化中，狩谷掖齋、松崎慊堂之學者出，始唱清朝考證之學，一變元、明人無根空茫之學也。

以掖齋、慊堂為考證學之首唱者，雖稍有不當；熱心於清朝考證學者，則無人有所異議也。掖齋、慊堂二人志趣相合，慊堂撰〈掖齋狩谷先生墓碣銘並序〉曰：

翁少時志於律令學，謂不涉唐代諸籍，不能窮其根據，乃採《六典》、《唐律》、《太平御覽》等諸書，精研之。遂上溯漢代，又進而修《六經》，恍然有所發明。其終身崇奉漢學，蓋亦基於茲。……偉哉！狩氏竟何人，力能堪扶大雅輪。……儒林嘗厭鑿空論，實事求是芟棘榛，銅器金石貯漢、秦，足資經史匡量權。

所謂「崇奉漢學」之「漢學」，非通常我日本人所謂漢文漢學之漢學；乃對中國宋學所言之漢代之學，即清朝諸儒崇好之鄭玄、許慎等之注釋，為《說文》學者所出之漢代之學之義。又與朝川善庵、狩谷掖齋並稱之北慎言，於《梅園日記・序文》言及掖齋，曰：

其學專奉漢、唐注疏，不屑宋、明理氣，性最嗜古。古刻本、古寫本、古器、古物，乃至碑版法書之類可備採錄者，與夫珍書異典，金匱之祕，名山之藏，博物君子未經見者，廣搜而多聚之，精擇而詳言之。其考尺度，注和名鈔，考證精覈，發明極多。

二者說掖齋之考證學風，如清朝名儒之學風，可謂得其要也。彼於清朝《說文》學尤有發明，著《轉注考》，又讚歎中國書籍校勘學之進步，而開經籍訪古志著述之端緒，學清儒考證之精密者，而有《本朝度量權衡考》、《日本靈異記考證》、《扶桑略記校謄》等考證校勘之著書。皆傳清朝學風精到之良著。

掖齋「終身崇奉漢學」，與清朝諸儒同尊重漢代之學，好兩漢之事物，珍藏漢鏡、漢錢、王莽之威斗、中平之雙魚洗、三耳壺，因自號「六漢老人」。或問：「是五漢也，他一漢何也？」彼笑曰：

身嗜漢學，乃亦非漢時物哉。（松崎謙堂撰〈櫛齋狩谷先生墓碣銘並序〉）

可謂雖一時之好諧謔，亦可示其學風也。又彼署其室曰「實事求是屋」，淺草區北清島町天籠寺境內之墓石曰：「常關院實事求是居士。」皆示其學風類似清朝考證諸儒者。又彼所創之「說文會」，講授或研究至現代連綿繼續，可稱其流風遺澤也。

更舉掖齋學風影響及現代之一例。重野成齋先生《成齋文二集》所載〈櫛齋別集序〉曰：

本邦考據之學，寬政已降寢盛，而以掖齋狩谷氏為稱首。木村君櫛齋（正辭）受之岡本況齋翁，況齋翁受之掖齋氏。資承既正，闡發益密。

以掖齋為主之學友學統等事，待後詳述。

松崎謙堂與掖齋同時代之考證學者，海野豫（號石窗，掛川人）〈掛川故教授謙堂松崎先生墓表〉記其學風曰：

敦考漢學，……評語鑽究，則原諸《說文》，參諸漢注唐疏。餘力以逮三史《文選》。

又鹽谷青山先生《慊堂遺文・序》：

及先生出，訓詁據漢、唐，義理原宋、明，參以六書小學。兼綜該覽，實事求是，傳信闕疑，要歸於大中至正。

其學風可謂類似清朝學者也。而慊堂與掖齋之關係，下記之文簡明得要者也。〈松崎慊堂行述〉：

前後交遊甚廣，其最善且久者，朝紳則冠山文公，市井則市野俊卿、狩谷掖齋。而至於講學，自言得之掖齋爲多。

鹽谷世弘

此所謂市野俊卿（迷庵）者，亦與掖齋親善，而推服其學風者，有上述慊堂撰〈掖齋狩谷先生墓碣銘並序〉及慊堂撰〈迷庵市野先生墓碣銘〉。迷庵因掖齋之說而由從來之宋學轉從漢學者也。

繼掖齋、慊堂之後而好清儒考證學風之儒者，有猪飼敬所、朝川善庵、東條一堂。此三儒爲考證流行之文化、文政時代之儒林之殿，且爲所續之天保以後考證學風之前輩也。

《五月雨草紙》於掖齋、慊堂之記事，既引述其一部分，繼前文之後，曰：

自夫醫家，亦有多紀菑庭、小島學等出，創醫家考古之學。

與前文大田錦城學風傳於多紀元胤事，可得爲儒醫兩界於考證考古學風關係之一資料。

專家儒者以外傳考證學風之例而可舉者，文政時代屋代弘賢之事也。彼於文政七年與八年孟春，版刻考證之研究，饋贈友人，博得好評。七年者，關乎伏羲氏等，參考乾隆《西清古鑑》、清朱楓《古金待問錄》等而考證之。八年者，關乎封牛，參考清嘉慶六年刊刻之《影宋鈔繪圖爾雅》而考證者也。其事之大要記於松浦靜山公之《甲子夜話》卷四十七與卷六十。據同書之記事，其時有：

好事家於孟春，版刻某一事之考證而施人之流行。爲世俗社交上亦見考證流行之一證也。又弘賢作《能書事蹟》（東部森尹祥先生校、越後穗積保輯、寫本）跋文，曰：「清王鳴盛《古經解鈎沈·序》曰：『學者貴乎有本，而功莫大乎存古。』又曰：『俗學之病在于無本而不好古。』余亦嘗歎今世若是矣，至讀此序，宿志暗合，感慨無極焉。」

爲弘賢推服王鳴盛等清朝名儒之言之一例證，亦爲清朝學風傳播、專儒以外之一例證。

茲以近世中國考證學風影響及於（日本）國學者之事，爲考證學風傳播他方面

之事而續論之。文政七年，大田錦城《梧窗漫筆拾遺》曰：

近世清人考證之學傳于此方，凡百學者喜考證。義理之精妙亦以有考證之功而判然明白，學問以考證為要也。然今考證之學，下及北野屋鞠塢、山東京傳。可謂清人考證學傳來、功要及於諸方面影響、流行之大體之言也。文中之佐原氏北野屋鞠塢有《萬葉集草木考》、《都鳥考》等，山東京傳有《浮世繪原始考》、《近世奇蹟考》、《何何考》名著數種。於是錦城有上述之言也。

又文化年間，式亭三馬為大阪藤屋定七書肆開張作慶賀文，敘近世文運之發達，記當時學風及出版界狀況曰：「何其偉哉！考證緻密。」雖明指當時考證學風流行之一種戲文，其著眼則可謂無誤。（參照博文館發行《東洋文藝全書》第十二編、岸上操編《古今名家戲文集》頁一五二以下）

賴山陽懷抱尊皇忠君之大精神，以日本純儒而別有一大本領。雖非所謂考證學者，對清儒考證著述之注意不淺。稱讚顧炎武《日知錄》及趙翼《二十二史劄記》者，由《山陽先生書後》卷上可得而知。故山陽亦不吝認同考證學之長處者。

宇野明震、猪飼敬所、岡田南涯等屬古註學派，而具考證學者之態度，敬所尤以博洽而為人所稱揚。細川平洲亦大體屬此派，而著《詩經毛鄭異同考》，有考證學者之一面也。列舉江戶時代諸儒考證學風之論著，則其數絕不少也。

此外，附言此時關乎考證學風與似清朝儒者學風著述之二三事。享和初，尾崎雅嘉倣清《四庫全書提要》，編輯古今著述書目，記載其大要，著《群書一覽》六卷。雖有遺漏，便於略知我國之著書也。又享和初，為江戶筆匠善藏者，涉六書之學，研究《說文》學，有所疑，則研究折衷《說文繫辭》、《說文長箋》、《六書故》諸書，又旁通《金石韻府》、《鐘鼎款識》等書，正古文奇字，其學問乃大進（《近世名家書畫家》下之〈筆匠篆癖軼事〉）。又細谷斗南（享和三年歿）：「初奉物氏之學，後成一家之言，專唱清人考證之說。」（《續諸家人物志》卷上）文政六年歿之大田南畝有《流鏑馬類考》、《浮世畫類考》等著述。歿於文化初之水谷雄琴有《周易正學考》、《歷代占例考》、《中華龜卜考》、《日本龜卜考》等考證之著述。另出版界有《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以鷹見爽鳩閱、佐藤一齋序，於享和二年刊行〈經部〉六冊。皆語享和、文化、文政時代，考證流行、似清儒學風之研究及著述編輯之流行而可注意者也。

要之，自寶曆、明和，經天明，至寬政、享和、文化、文政約八十年間者，行清朝儒者考證學風之時代。如斯學風，以吉田篁墩為主而唱道之，大田錦城、狩谷

掖齋等傳播擴充之也。

然而茲可注意者，我國與中國同一學風流行年代之相異也。蓋於中國流行之學術文章風氣，過一百年或百數年，乃至二百年而行於本邦者，常也。恰如交通往來便利之現代，西洋新說之傳播我國，需相應之年月，即使在內地，首府東京之流行而達地方者，亦要若干年月之狀也。

物徂徠學術基礎之古文辭學亦經明李于麟、王元美首唱其學後約一百五十年而傳本邦，由徂徠等唱道者也。

或問伊藤東涯曰：「物徂徠學風如何？」東涯曰：「蓋明末也。」（《近世叢語》，卷五）

考證學亦略如斯。清初顧炎武、毛奇齡之徒務考據證明，實事求是之學，經百餘年，我邦儒者始注意唱道，經一百數年，頗廣泛傳播流行於本邦學界。現今交通之便大開，於通西洋諸外國語甚多之時代，西洋新說或新思想之流行本邦，要若干之年數，則於德川時代如斯年代之相異者，絕不足怪也。

更有一言者。考證學風者如上述之頗盛行，然特利用考證學風之優點而已，即如清朝諸儒不陷紛冗煩瑣、支離繁雜之弊，而常保持尊道義、重教化之日本儒道精神。亦即採其所長而不取其短，當存續日本儒道之本領者也。

——譯自《近世の儒學》（東京：岩波書店，昭和14年8月），頁701-729。